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

耕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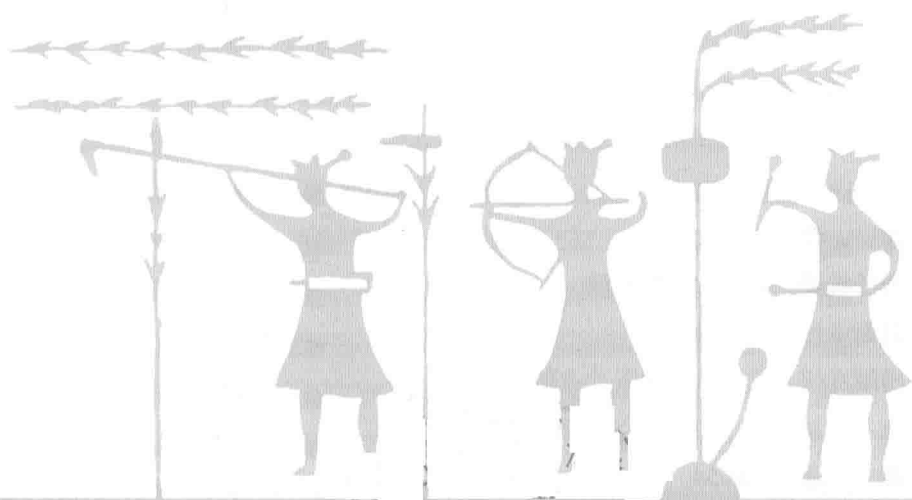
江北
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

耕女



江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耕女 / 江北著 . —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 , 2017.9

ISBN 978-7-5402-4596-2

I . ①耕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6254 号

书 名 耕 女

作 者 江 北

责任编辑 俞 伽 杨梓漪

封面设计 耿中虎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 100054

电话传真 86-10-65240430 (总编室)

印 刷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373 千字

印 张 26

版 别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02-4596-2

定 价 58.00 元

序



在茅山和天目山之间，是广袤无垠的田野，连接两山的是一条曲里拐弯的漕河，传说是七仙女用她的长辫子把两座大山连接起来的。当地的文人墨客号称漕河为母亲河，因为不知是何朝何代开挖的漕河，恩泽子孙万代。政府官员很有儒家风范，依随文人墨客称漕河为他们的母亲河。因为历届政府工作报告，都信誓旦旦宣称，一定要竭尽全力，加强污染治理，还漕河清澈见底，还母亲河两岸田园风光。

漕河弯弯曲曲，在拐弯的地方建有节制闸。节制闸功不可没，一来能控制上游的水流量，二来是连接漕河两岸的桥梁。修建节制闸，可谓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，百姓种田旱涝保收，盐船、粮船畅通无阻。据当地县志记载，这些规模不等的节制闸，建于晚清年代，大多由乡村绅士出银子修建而成，在节制闸的两端，矗立大石碑，把出资建闸的圣贤贵人的名字刻在上面，以示后人永世不忘。漕河的下游就是大运河，大运河又通向长江，再浩浩荡荡向东奔去，流进东海。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
在没有公路、铁路的年代，漕河是用来运粮食的，它似山路崎岖，可谓九弯十八渡。漕河的源头从茅山、天目山流出，进入平原的人烟稠密地带后，就五里一渡，十里一闸，碧波清清，水波映人。每座节制闸两头的枝繁叶茂的大树，供行人歇脚纳凉。看似星罗棋布的村庄，大多依漕河走向而成。沿西漕河流向坐落的村庄，都以一里湾、二里湾、三里湾依次排下来。若遇有外地人问你家住哪儿，你说住在五里湾上，就知道你是西



漕河人了。说来也巧，沿东漕河流向坐落的村庄，却以一里渡、二里渡、三里渡依次排下来。同样有人问起你家住哪儿，你回答住在六里渡上，就知道你是东漕河人了。但沿运河两岸坐落的村庄，大都以姓氏为名叫开，张家村、李家村、王家村等，大有远古村落的气派。

又有当地风水先生说，在远古时代，东、西漕河是从茅山、天目山龙脉上飞下来的两条龙，一条是水龙，一条是火龙。说来真巧，在东漕河的五里渡，有一处军事禁区，最早隶属总参坦克兵部，后来归属南京军区，现在改为东部战区了，里面究竟藏有多少官兵和战车，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最爱谈论的话题。军事禁区军号嘹亮，军营歌曲更是铿锵有力，像发威的漕河水，一波波冲击岸堤。方圆百里乡村的百姓生活，跟随不同军号声响变得有规律起来，起床、下地、上山、收工、吃饭、睡觉。深更半夜，突然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军号声，沉睡中的老百姓，哪知是部队搞紧急集合，只是躺在被窝里睁开沉重的眼皮，心想天大的事，有人民子弟兵支撑着，一翻身又进入梦乡中了。不过，也有男人在白天惊喜地捕捉到一只野生甲鱼，回家炖成了甲鱼汤，喝得生理反应严重，便要 and 女人做事，在轰轰隆隆的战车进行曲中，如同漕河结伴而游的鱼儿，尽情享受人间的快乐。正是因为军事禁区沿东漕河摆阵，绵延三里长、纵深五里，东漕河就成了一条欢腾不息的河流。

在西漕河五里湾，也有一处与军事禁区规模相当的地方，这里树木成林，灌木丛生，横柯上蔽，荆棘藤蔓，浓荫匝地，别有洞天。在这里百年树龄，不算老树。据县志记载，乾隆下江南，这里就是行宫。星移斗转，到了民国这里开辟成金陵植物研究所五里湾基地。新中国诞生后，改名为华东植物研究院五里湾基地，成为国家级的植物园。这里很安静，安静得像酣睡中的少妇。这里没有用砖头或石头垒成的围墙，只是用一根根的铁栏杆围了起来，而绿藤缠绕的铁栏杆，疑似给酣睡中的少妇围上了一条绿腰带。要说西漕河的静，真的不同于东漕河，它波澜不起，时清时浊。有云影飘过，有清风吹过，缓慢流动的河水静静地伴着漕河两岸的庄稼人走过春夏秋冬。



漕河两岸村庄的地理标志，就是老树，有槐树、桦树、樟树、桑树。这些老而不朽的树，苍苍若盖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民从村庄里消逝。当然老树下的石台子，也见证了村童戏耍、年轻人谈情说爱、潜伏者传递情报和改朝换代年月的刀光剑影。若在早春鸟巢一个个出现在树枝上端，昭示这年有大涝灾；朝阳初升，成群的喜鹊飞临树冠，叽叽喳喳，十有八九有好事发生；落日时分，乌鸦从树冠上空飞过，落下几片黑色羽毛，飘落在谁家的屋顶上，谁家的主人可要小心提防，说不定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神偷大驾光顾，风卷残云。

从乡间道路的尘埃中，从纵横交叉水陆联运的车站码头上，从开满牵牛花、野菊花的草丛里，常有叫不出名的小鸟飞出来。在黎民百姓眼里，他们同小鸟一样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是吃法不同而已。什么样的吃法就成了什么样的故事，本故事就是其中之一。



目 录



序	_____	001
第 一 章	_____	001
第 二 章	_____	021
第 三 章	_____	064
第 四 章	_____	125
第 五 章	_____	165
第 六 章	_____	184
第 七 章	_____	214
第 八 章	_____	233
第 九 章	_____	248
第 十 章	_____	267
第十一章	_____	308
第十二章	_____	334
第十三章	_____	354
第十四章	_____	390
后 记	_____	405

第一章



在西漕河的一里湾，采茶回来的村民走在漕河岸堤上，远远望见陆彩云摇着小渔船打鱼回来，有人摘下草帽朝漕河挥舞着。站在渔船尾部的陆彩云听到村民的叫喊声，停止摇橹，腾空左手或右手，向岸上村民挥手致意。就在她挥手之间，小渔船明显地慢了下来，借着河水的流动缓慢向前。

小渔船的前端，也就是船头，蹲着一只毛色全白的警犬，正替它的主人陆彩云向岸堤行走的村民不停地叫唤着。这只毛色纯白的警犬，就像一朵白云落在船板上。迎面吹来阵阵晚风，它白毛飘逸，又像一位仙风道骨的老道人。不过在陆彩云眼里，这只毛色纯白的警犬来路不明，是她儿子从他的警察朋友那里弄来的。儿子告诉她，这只警犬已经十五岁了，相当于六十岁的老人，半年前才从特遣警察序列中光荣退役，是功臣警犬，因为它凭借敏锐的嗅觉帮助警方在上千次任务中缴获大量的毒品。它本应一年前就要退役的，但警方鉴于它依旧灵敏的嗅觉，又延长了半年的服役时间，比较于退休公务员的待遇，它现在可以享受晚年生活了。为了使退役的警犬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，儿子说动他在公安局管理警犬的朋友，精心挑选了这只毛色纯白的退役警犬，跟随母亲陆彩云来到一里湾。作为一种攻击性非常强的警犬，虽说它已经光荣退役了，但跟随陆彩云“登堂入室”，成为她身边忠心耿耿的守卫者、朝夕相处的陪伴者，陆彩云自己都觉得非常奇怪，是不是她早年英勇牺牲的丈夫转世而

来的？曾经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她，却不可以这样迷信的。白毛警犬对主人的忠诚，着实感动了陆彩云。时间一长，陆彩云就有一种离不开它的感情。现在它跟她上了渔船早出晚归，俨然就是贴身警卫。

隔三差五，有位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子来到一里湾，说是来探望陆彩云的，其实是受人委托专程来探望警犬的。中年男子临走时，对警犬做出只有警犬认得出的手语，算是握手告别了。往往这时候，退役警犬受令般地退到陆彩云脚跟边，单立后脚，前脚作揖。也就在这时候，陆彩云的脸色一点点凝重起来，少了她这把年纪的慈祥，多了些女领导的严肃。不过话要说回来，这只退役警犬来到一里湾，威风不减，村民都叫它白毛警长，比起它的主人陆彩云更要出名。谁家的孩子不听话，家长两眼一瞪恐吓道：“白毛警长来了！”可是他们从前不是这样恐吓孩子的，而是拿“土生来了”这话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。

土生是谁？他是一里湾恶习不改的光棍条子，什么时候见他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就是在睡觉时也瞪着大眼，谁见谁怕，尤其是村里的孩子。不过自从白毛警长来到一里湾后，土生也变了，变得见人绕道走，远远地离开村民，也不再追逐女孩子。村民都觉得纳闷，便相互打听，问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土生有媳妇了？改邪归正了？但土生心里最明白，在他蹲大牢的年月，曾享受过警犬对他的待遇，至今他的胸部还留有犬牙印子。土生出了大牢，谁都不怕，就怕警犬。姓陆的老太婆带什么不行，非带警犬来，土生敢怒不敢言。有次土生喝大了酒，见人就说，他谁都不怕，就怕白毛警长。光棍条子土生说的醉话，村民是相信的，现在村民就拿白毛警长吓唬不听管教的孩子，因为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就怕白毛警长。

陆彩云理解并懂得村民，他们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，留在家里看管孙子孙女。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，一年到头见不到孩子几次，管教孩子的事，就交由老人去做。现在听到谁家孩子不听话了，陆彩云有求必应，二话不说，就叫唤白毛警长“执行任务”去。孩子见了白毛警长，不用白毛警长发威，早就躲到床底下或米缸里去了，不敢喘大气。一些胆小的孩子，



还有尿裤子的。因为在电视剧里，像白毛警长这样的警犬专咬坏人。白毛警长“执行任务”回到宅院，就像立了战功似的，围着陆彩云转圈子、摇尾巴，欢喜得不行。陆彩云心想自己都快成公安局长了，便嘿嘿地对着白毛警长笑。

这位理着小平头的来者探望警犬时，陆彩云就把这些事说给他听。来者从旅行包里掏出一包东西，塞到白毛警长的嘴里。白毛警长摇摇尾巴，蹲在墙角处，美美地享受一番。来者对陆彩云一再声称，他是受朋友委托来探望警犬的，不能白来一趟，自然要犒劳犒劳它，没别的意思。陆彩云有些好奇，不知道他给警犬服了何种神奇的东西。来者话不多，每次来就像路过此地似的，从车里拎出大包小包，顺道探望陆彩云和白毛警犬。一来二去，村民就认定这位来者就是陆彩云的儿子。

在一里湾村民眼里，陆彩云和白毛警长属于异类人物和异类动物。陆彩云走出宅院，摇着小渔船到漕河捕鱼，或是到山上采集中草药，总是一身白衣，与她形影不离的白毛警长从宅院进进出出，如同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。有村民在背后议论，说一里湾出白骨精了。其实陆彩云刚来一里湾时，村民并未觉得有何异样。或许在村民看来，这只是一位衣着干净、退而不休的老太太。因为她着装朴素，脸颊泛着红晕，像着了红苹果的颜色。她梳了低低的发髻，若是站在老槐树下，显得束手束脚的，竟有几分与她年岁不相称的羞怯。她听村民讲，村里的老槐树都在百年以上了，她想自己站在长命百岁的老槐树下面，还是孩子啊。有点眼界的村妇偶遇她，便跟她闲聊几句，这才晓得她是上海人。上海是座大城市，那里人们像生活在天堂里，她一个人怎么跑到乡下来？村民看她住的地方，又不像是小住，大有落叶归根的意思。

一里湾村小，人口不足千人，可村民姓氏杂，有姓王的，姓钱的，也有姓赵的。陆彩云住到一里湾，村里又多了一户姓陆的人家。外村的一些好事人给一里湾数了数姓氏，竟然占到百家姓的五分之一，他们把姓氏之事说成是一里湾的一大怪。陆彩云住的地方，在村民的眼里就是大豪宅，比旧社会大地主的家院还要大。自从陆彩云住到村里后，一些村民夜里

着实睡不着觉，心想那么大的住宅，房间连着房间，单单地住进一位老太婆和不会说话的警犬，夜深人静瘆得很。时间一长，村民就从村支书嘴里得知，这位姓陆的老太婆还是一位老党员，她把组织关系落到村委会，每月交给村委的党费，是五张百元大钞。村支书说起陆彩云交的党费，可是满脸正色，字正腔圆，容不得身边村民怀疑的。一里湾是个小村，但村民党员不是小数，他们的党费全加在一起，才仅仅够四张百元大钞。那些生活困难的村民问村支书，能否从这位姓陆的老党员上交的党费中分给他们一点？村支书瞪大眼睛，说别在外来人身上打主意，如果村里每位党员都像姓陆的老党员那样交党费，他可以考虑用村委的党费接济他们。村支书在村民面前，称陆彩云为姓陆的老党员。因为在村支书眼里，陆彩云不是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不会来一里湾的。村支书有时候觉得他也是不一般的人，他曾经试探地问陆彩云，能不能把村委搬进她的院落，这样可以请她当村委名誉支书。陆彩云不说话，指指身边的警犬。警犬似乎懂得主人的心思，对着村支书一阵狂叫。村支书是个明白人，心想心急吃不上热豆腐，他打这个主意不是时候。以前村民有难事求他办时，村支书常把“心急吃不上热豆腐”挂在嘴边，这会儿他自己把这话给忘了，他只好挠着头皮解释道：“你一个人交的党费，就超过全村党员上交的党费，你完全有资格当村委的名誉支书，没有违反组织纪律的。”

四十多年前，一里湾住进七八位上海人。那年月农村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，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上海知青，但后来他们像被老鹰叼走的小鸡似的，又一个个离村返城了。现在他们当中有些人陆续回来过，大多是驾驶越野车，带着一家老少来这里一日游的。他们把车停在村头，领着一帮老老少少，在漕河岸堤上走走停停，时不时地蹲在河边，瞧着河里的小鱼小虾，回头对跟着他们的村民说：“老村庄空气好，山清水秀，是养老的好地方。”还能认得出当年上海知青的村民，只想陪他们开心，说：“当年你们不走的话，说不定现在都成河圣了。”也有不认识他们的村民，开口就说：“欢迎你们来一里湾养老，到时候我们到山里头为你们建块墓地。”陆彩云不是当年在一里湾插队的上海知青，村民对她是一头雾水。再说

村支书私底下做了些调查工作，也弄不清她为什么要来一里湾。他知道有人为她出巨资，在一里湾村后的地势高的山坡上，先是盖了两排房屋，然后又砌成一人多高的围墙，将两排房屋一前一后连接起来，看上去像处院落，在院落中间打了一口水井。村民谁会想到在山坡上还能打出一口水井？连村支书都为之惊讶，莫非这儿是块风水宝地？再后来把农村电网接到院里，还在屋后的一根水泥柱上安装电视接收器，像只碗口朝天的电饭煲牢牢地挂在柱上。最初村民不知为何物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只大白碗似的东西，莫非还能从天上讨到吃的东西？竟然有村民白天黑夜地躲在不远的树丛里，想看看这只朝天大白碗能讨到什么好吃的东西。后来有位在外打工的青年人，为他在家的父母安装了电视接收器，才知这大白碗似的东西是用来收看电视节目的。

当初院落刚落成时，远远看去像座孤岛，前不靠村，后不靠店的。但不知何时，似乎是在一夜之间，围墙外面冒出许多的高大树木，还有灌木丛。虽说院落高出前面的村庄，但这些大树小树恰到好处地把院落隐藏了起来，不显山不显水的，就像有些村后能招来山鸟栖息的树林。用上面领导的话说，这是一期工程，以后还要扩建，要一里湾村委给予配合，不得非议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现在一里湾村民一口认定这位姓陆的老党员有大背景，用《沙家浜》刁参谋长的一句唱词“这个女人不寻常”，安在陆彩云头上最贴切不过了。

说来话长，在一里湾这处地势高的地方，曾有风水先生来过，经风水先生的一番实地考察，说此处不宜建豪宅，建豪宅也是凶宅。村民才不信风水先生的话，在地势高的地方造房子，遇到漕河发大水，也不会淹到上面的。在院落中间，除了有一口深达三十多米的水井，还有一株老槐树。村民说这株老槐树在明末清初就有了，每年的晚春还会长出新枝来。站在漕河岸堤上朝这处望去，老槐树就像一把巨型雨伞，为粉墙黛瓦的院落遮阳挡雨。春夏之交，正是开满槐花的季节，晚春开放的槐花掩映在新绿的枝头和浓绿的大地上。山风吹过来，整个一里湾飘着槐花香。邻村求婚的女子像着了魔似的，纷纷请媒婆来一里湾说婚事。凡是谈婚论

嫁的人家，也都选在槐花香的日子里把婚事办了，图个吉利。于是一里湾村民纷纷折槐花、捋槐花、吃槐花宴，渐渐有了名气。有人就在漕河岸堤上，在老槐树下，开了一家槐花农家饭店。

说来奇怪，三月的暖风吹起满目绿色波浪如抖绸缎，迎来一地新秀穗的小麦，漕河流域的槐花开得正好的季节，漕河下游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游向上游。槐花农家饭店开在漕河岸边，店主用不着到集市上去买鱼，只要站在岸边，往漕河里撒下渔网，一网就能捞上许多条鲫鱼或鲢鱼什么的。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捞到刀鱼。早先在一里湾素有“春天吃刀鱼”之说，当然现在不是一网下去就能捞到刀鱼了。时至今日，刀鱼价格也不是寻常百姓可以接受的。凡是路过此地的客人来到农家乐，想吃到从漕河现捞的刀鱼，一看你是不是大款，二看你有没有运气了。

陆彩云就是在槐花盛开的时候来到一里湾的。她在一里湾吃的第一顿饭，就在槐花农家饭店。店主是位村妇，她待客豪爽、热情有余，但做的饭菜并不十分地道。也许是村妇的热情好客，倒也令陆彩云十分满意。这对两脚踏进一里湾土地不久的陆彩云来说，需要在第一时间入乡随俗。那会儿陆彩云吃完饭结账要走，村妇找零钱给她，脸上挂着歉意说：

“下次你来，我一定叫你尝尝刀鱼汤面。”

“刀鱼汤面？”陆彩云心里一惊，心想自从她回到上海后，最爱吃的就是老半斋的刀鱼面了。她曾经和中老年人们极具耐心地排起长队，为的就是一碗浓白如乳的刀鱼汤面，犹如当年在陕北插队为买到回上海的硬座票排了一整夜的长队。村妇见陆彩云迟疑地接过钱，以为她觉得自己在吹牛了，不相信在农家饭店还能吃到刀鱼汤面。村妇便来到老槐树下，把挂在老槐树上的渔网取下来，然后走到漕河岸边，回头朝陆彩云笑笑。可几网下去，尽是些小鱼小虾。

陆彩云看天色已晚，就打着圆场，说不要再撒网了，鱼儿也要回家的。村妇屁股一撅，咬着嘴唇发狠道：“我就不信！”话音刚落，这回收上来的渔网，村妇忽然眼睛一亮，伸出手指着渔网里银色的小光点，惊喜道：“你看，有一条。”陆彩云走近渔网，借着晚霞的光亮，发现果然是

条身体扁薄如刀的小鱼张嘴吐吸着。村妇要陆彩云从农家乐里拿来红色塑料桶，灌上半桶的漕河水，然后两手小心翼翼地将刀鱼放进红色塑料桶里。

陆彩云回到上海那会儿，光顾老本斋刀鱼面馆无数次，吃了刀鱼面无数碗，对刀鱼面的做法略知一二。刚刚打捞上来的这条刀鱼，样子极柔弱，也极美，背鳍薄如蝉翼，在水桶里闪闪发光，身上的银鳞也不像一般的鱼那样多少带点粗糙感，真的是细滑如珠，光泽如虹。这年月刀鱼早已成为楼堂馆所的一道官府菜了，老百姓不敢吃，也吃不起。这条刀鱼身价百倍，若是拿出去卖，出价三百、五百的，都会有人买走。

村妇欣喜若狂，非说是陆彩云给她带来了好运，她两手合十置于胸前道：“你是贵人，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，你是贵人。”陆彩云急忙打住，说：“我就是一个退休的老人，来你们一里湾打发余生的闲人，既不是观音菩萨，更不是贵人。”村妇上下嘴唇张了合、合了张，想要说什么事来的，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，其实她想说的，就是即使拿这条刀鱼能换成一根金条，她也不卖给鱼贩子，一定要做刀鱼汤面。

“我一个退休的闲人，哪敢吃刀鱼？我若是吃了，跟腐败分子有什么区别？”陆彩云说话不见外，“赶明儿你一大早到集市场卖了，换些钱回来，比你一天的农家乐生意还要好。”

村妇听了很不高兴，说：“你扯远了，请你吃刀鱼汤面，你就是贪官污吏了？拿这话说给大伙听听，还不把大牙笑掉了。再说了，今天你不来我这里吃饭，我哪能碰上好运捞到刀鱼？”说着村妇就要掉眼泪。陆彩云心想看来是遇到实心眼的村民了，若是再推辞就显得自己太虚伪，可是她已经吃饱饭了，再吃就是浪费。

陆彩云想出一招：“这样吧，赶明儿我来做刀鱼汤面，也好让你尝尝我的厨艺。”陆彩云把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村妇觉得不再那么难受了，而是认为她自从嫁到一里湾后，从未有过这么开心，便笑出了泪花。村妇抓住陆彩云的手，要拉钩。陆彩云拉住村妇的手，像一对村童似的发誓道：“拉钩，拉钩，一百年不许变！”

在槐树下，漕河岸边，正值傍晚。夕阳从茅山顶峰照射过来，照得老槐树披上了金色的光辉，也把陆彩云和村妇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，一直到漕河的水面上。傍晚时分的漕河水，平静如镜，倒映远处的村庄、丘陵，似乎就是一幅山水画。陆彩云深呼吸一口气，不由自主地道：“美的，真是美的！”村妇用惊奇眼光打量陆彩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叫美的？谁跟你说的？”陆彩云仍是一副沉醉于山庄景色的样子，村妇的话她全没听见。

就在她们拉钩发誓的时候，一只白花猫悄无声息地躲在红色塑料桶边上，它用前脚爪子轻轻地拨动，目标只有一个，桶里的刀鱼。要说白毛警长的警惕性就是高，它早就发觉白花猫的作案动机，只想抓个现行。白花猫不是一般的猫，它知道白毛警长就在不远处，对它构成的威胁足以咬断它的脖子，所以白花猫试探性地靠近塑料桶，想趁白毛警长走神的一瞬间，神不知、鬼不觉地从桶里叼走刀鱼。拉钩完毕，村妇就拎起红色塑料桶，无意中发现白花猫就在脚底下，便用脚踹了它一下，对白花猫翻着白眼珠道：“死馋女，真想吃刀鱼啊？”本是一句骂猫的气话，可进入陆彩云耳朵里，就变成了“死彩云，真想吃刀鱼啊？”这是一句骂人的话，陆彩云很不高兴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在心里责骂村妇不懂礼貌，哪能指桑骂槐借猫骂人呢？

村妇问陆彩云：“你说你一年半载不走了，谁家是你的亲戚？你能跟我说吗？”陆彩云正气在心头，没好脸色地回道：“我可攀不上你这样的亲戚！”村妇自嘲道：“那当然，我家穷，谁也不好意思走穷亲戚家的。”村妇怕陆彩云听不懂她的话，又说：“一里湾人说话直，二里湾人说话白，三里湾人说话叨，四里湾人说话死，五里湾人说话黑，六里湾人说话滑，七里湾人说话绕，八里湾人说话凶，九里湾人说话……我就不说了，反正河湾湾多的地方，说话也弯弯曲曲的。这么说吧，你来到我们一里湾，算是来对了，一里湾人向来说话直来直去，绝不会叫你受气的。”

村妇越说越来劲，滔滔不绝的，可是陆彩云越听越糊涂，明明是骂人的话，还标榜自己说话直来直去。“我再馋，也馋不过你家的白花猫！”陆彩云真想反击村妇，但想到一人初来乍到，就说话不慎，跟村民结下冤

家，那多不好。况且自己是有脸面的人，哪能与眼前这位村妇一般见识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赶明儿我就得来吃刀鱼面。村妇见天色完全黑下来了，说要送陆彩云进村，陆彩云不依，指指身后的警犬，说不用你操心了。村妇说：“你晓得我叫美的，但我不晓得你叫啥，怎么称呼你呢？”陆彩云说：“我怎么知道你叫美的？”村妇哈哈大笑，模仿陆彩云赞叹她时说的话，乐得陆彩云差点笑出泪花。

“对，我晓得你就是美的。”陆彩云顺水推舟地道，“我没有你美的叫得响，本人姓陆，名叫彩云，天空飘着彩云的彩云，意思就是脚踏大地，头顶彩云，周游世界。”

倒是这位叫美的的村妇摸不着头脑了，不知如何称呼她为好。美的想了又想，眼睛忽然一亮：“你就是陆游再世！”美的把宋朝的大诗人陆游搬了出来，多少令陆彩云感到惊讶和意外，真是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以貌相，眼前这位村妇居然把她比作古人陆游。陆彩云不想为难村妇了，便要美的叫她“陆彩云”就是。美的抢先道：“听口音，你是南里湾人吧？”“南里湾？”这话触动了陆彩云的神经，她说：“我就是南泥湾的。”

“你是南里湾的？”美的不相信，用迷惑的眼光往陆彩云身上打量着，“我娘家就是南里湾的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呢？”

“是啊，我打十七岁时就在南泥湾，我怎么也不认识你呢？”陆彩云反问道。

就在陆彩云和美的为“南里湾”还是“南泥湾”争论不休时，不知是谁行走在漕河岸堤上，嘴里唱着《南泥湾》的歌，虽然唱得比郭兰英差得老远，但歌词一字不错。

花篮的花儿香
听我来唱一唱 唱一呀唱
来到了南泥湾
南泥湾好地方 好地呀方

好地方来好风光
好地方来好风光
到处是庄稼
遍地是牛羊……

陆彩云侧耳寻找歌声，不由得轻声哼着：“当年的南泥湾，到处呀是荒山……”美的抿紧的嘴又张开，瞅准机会跟上了陆彩云的节拍，和她一块儿唱道：“如今的南泥湾，与往年不一般，再不是旧模样，是陕北的好江南，鲜花开满山，开呀满山……”

漕河岸堤的行人走远了，陆彩云和美的还沉浸在欢快的歌声中，兴致高涨时两人手舞足蹈地扭起来。看着陆彩云唱呀、扭呀都比自己好，美的突然眼睛一亮，手指陆彩云道：“你不会是南泥湾的吧？”

陆彩云不理会美的的话，继续唱道：“学习那南泥湾，处处呀是江南，是江呀南，又战斗来又生产，三五九旅是模范，咱们走向前呀，鲜花送模范。”

陆彩云唱完《南泥湾》，这才朝美的示意道：“歌里唱的南泥湾，确实赛过江南，我在那里待了大半辈子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不是说江南的南里湾，是说陕西的南泥湾？”美的低声问道。

陆彩云当年从上海来到陕北的南泥湾，在一个叫沿河湾公社下面的生产队当知青，那年她才十七岁，在那里一待就是二十五年。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陆彩云虽还在被称作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当老知青，但从那时起，她不再是生产队的村民了。先是在人民公社做妇联主任，后来去了县里当妇联主任，再后来县委班子要吸纳妇女同志参加，陆彩云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，就任命她为主管教卫妇青工作的副书记。陆彩云的仕途可谓一路顺利，犹如彩云似的绚丽多彩。好运似乎还在向她招手，她曾作为县政协主席的人选，在当地召开的“两会”上进行差额选举，陆彩云还真当选上了政协主席，成为县里四套班子成员之一。可是